BL
1900
C54-82
v.6

LIBRARY
JUN 3 1960
UNIVERSITY OF TORONTO

王夫之曰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此与天下篇乃全書之序例詳說乃反約也

王引之曰爲猶則也

寓言第五

按此篇卽齊物論無有是非無有言說之旨○郭象特舉首二字名篇非莊子自明所著之書皆寓言也蓋謂有寓言有重言皆如卮之日出有言一如無言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郭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卮滿則傾空則仰況之于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則和也○按此處寓言是託之他人之口史記云皆寓言則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謂合全書言之。十九十七言南華中語託于他人之口者十之九其託于尊重人之口者十之七皆取之心而注之口如卮之注水隨暸而出似有心而實非有意未嘗爭是非而辨以求勝故曰和以天倪齊物論云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註已見彼可互參之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藉外假借他人之口也所謂寓言十九者借外人以論之似非自己出故不至如以父譽子使人疑其私而不信如書中所托看吾

章枚叔曰此与齊物論同旨一切異論皆由名論言本符號非爲卽物故彼論以爲亞異鷇音然作論言齊以与羣言不齊相辯則仍歸於不齊故既言不言則齊齊与言不齊言与齊不齊也明真齊在乎不言齊物論乃隨順言說而作

速叔之屬是也借外則似不直矣然此非吾不直言之過乃人不可與直言之過也蓋言無所托則人將以己意爲是非同己則應而是之異己則反而非之矣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所謂重言十七者托於人所尊重之人以言之所以止人之爭辨也如書中所稱引古昔皆人所素重之前輩以有經緯本末在人心目是以推爲耆艾者也不然年雖在人之先而德業無以先人則已往者與朽木死灰何異是特已陳之人耳曷足重乎故所稱引必上世之帝王神聖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所謂巵言日出如齊物論所云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雖如巵之注而不竭而一切付之無心初非爭執是非故有言一如無言也蓋惟無言則物論乃齊之至有言則不特言與言有是非而不齊卽言之與齊亦已有言而不齊矣故貴乎無言唯如水之出乎巵而

章枚㚬曰均即陶家之均旋轉物也又訓為天倪者天倪班固本作天研研即磨石亦旋轉若環者

以上自發其著書立言之總例

馬通伯曰莊子之學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然與不然可與不可一付之天倪而已不共此所謂不言之言全書皆如此也

無心。有言一如無言。則言雖多。而皆歸于無言。歸于無言。而言之理得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凡言之出其所可所不可。所然所不然。皆有由也。由于己意之有然不然可不可耳。而要之物本無一定之然不然可不可。此段語亦見齊物論。說已見彼。可互參之。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久言曼衍窮年也。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言物本無不同。但異其形以相禪繼耳。即齊物篇道通為一之意。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物同種而不同形。不同形而究歸于同種。其始卒如環之連屬。無首尾其倫類。因而齊其是非之論。此正所謂休乎天均也。休以天均。即和以天倪也。天均齊物論作天鈞。義同。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

皆假孔子之言示學者必先明大本

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孔子與天地合德。從心中矩。而猶日加年學易。可無大過。蓋雖與天同運。而歷一年則有一年之時行物生。故雖行健有常。未嘗不隨年變化也。莊子引之。謂孔子之行。有是無非。而猶自見得是非無定。可知人所見之是非。皆非有定。無容爭辯矣。亦即齊物論之意。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惠子不喻莊子之意。以為此孔子常憂勤其志。以服行所知。故毋覺其非而不敢自是也。則豈真是非弗定乎。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莊子曉之曰。爾所云勤志服知。乃學者之事。孔子固已謝絕之。不必從事於此矣。而孔子初未嘗自言其有是而無非者。蓋有深意焉。吾試與子參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音噩逆也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推孔子之意。蓋云夫人受天之降才。同本于太初。原虛靈不昧。必去物欲之蔽。以復其初。乃不負所生。由是声為律而言足法。利義當前。能審好惡而別是非。使羣言不得而淆。此

章枚叔曰罪乃罪罟之罪非辠之借字也說文罪捕魚竹罔也無所縣其罪猶云無所挂其罔耳以利祿比罔羅乃恒語

以上一節通

儒者之事但足以服人之口而已至若使人不以口服乃以心服不敢違逆而與之角立物論齊而天下之紛紜以定此方是至人之道無言之教所不易及者也已乎已乎吾又何言乎彼是非兩忘之境吾方有志焉而未逮又安可執一時之是非爲不易之是非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舊註再化謂悲樂之變釜鍾皆名洎及也不及養親也）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言以及養不及養爲悲喜非有縣係于穀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孔子言既以爲悲喜即已縣係于祿矣若果無縣則菽水鼎鍾無非色養之宜不以祿喜豈以祿悲乎彼其視釜鍾之祿若小鳥微蟲之過前絕無所動于中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

馬通伯曰此天運篇勸字皆當作歡彼此祀為韵此為為韻

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合參野謂忘仁義賓禮樂無文飾也從言心之莫逆不執是非也通言心之微不分彼我也物與物合一即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即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生而無爲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人爲之私乃自戕其生而有死是有爲實死之所自也勸之以公而無私至於不私其身而外之正以死自有爲而來也若生則陽而已非以有爲而生亦非以無爲而不生也是說也而果然不謬乎則人但當任天而遊無思也無爲也何所分於好惡是非何以爲有所適有所不適乎此所以無往不妙而爲大妙也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彼司天者猶有歷數可以推之司地者猶可據人所處之方域以考之若大妙則本無適不適吾又于何求之而得其死生先後之所在乎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

以上達死生

壬子秋日稍亏为眉

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夫由不知死生而人于大妙則不知死生者亦竟無一定之死生矣凡人氣至而生則爲命氣反而死則爲鬼命即生也死即鬼也今即大妙而求之流行不息莫知所終無終則不可謂非生矣循環無端莫知所始則又不可謂有生矣氣有屈伸大妙未始不與之相應而有時或屈屈則不可謂非死矣機有絕續大妙未始與之相應而有時或絕不絕則又不可謂有死矣大妙之不測如此人奈何拘乎是非好惡懸而不解乎。

衆罔兩問於景 影 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 括髮 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罔兩影外之陰也若謂影也此即齊物論無特操之意言不能自主也問荅與彼詞小異而意大同

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按叟叟或作㮴㮴音蕭呂註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羅云叟老人之稱稍略也罔兩與影如叟之與叟二叟相逢往世能有幾時不過略稍相問耳汝何必問也○愚謂二叟字皆指罔兩猶云老人汝因老人也白

王壬秋曰強陽猶佯也
以上証化機

嘗不問可知。何必稍問之也。稍漸也。儀禮。惟稍受之。稟食謂之稍。以其漸少給之也。則奚稍問者。言少問亦可。不必
也。子有而不知其所以（稍本）子影自謂也。子雖有此子蜩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
甲也。蛇蚹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影言子生于形。如蜩之甲。蛇之蚹。無
蜩蛇則無甲蚹。甲蚹不能自主也。此說似矣。而仍非也。蓋
甲生于蜩。蚹生於蛇。但有蜩蛇。即有甲蚹。不必別有所待
也。若影之生于形。則必有火與日照形。而後吾得屯聚以
成焉。若遇天陰與黑夜。則如寒暑之代謝。潛消而不可復
見矣。然則彼形者。非吾之所待耶。吾固聽命于形矣。況乎
形又待于火日者乎。吾更何能自主耶。此即齊物論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之意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
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血氣之運。靜爲陰。動爲陽。無血氣而亦能
運動。謂之強陽。影隨形之生來而與俱往來。原非血氣之
運。是彼強陽則我亦與之強陽也。若罔兩則又因影之強
陽以爲強陽者。尚不知其原。不可自主。而須問乎。此亦齊
物論言身且不自定其行止生起。又安能定物之是非意

以上假老子之言示學者
五月涉世之方

而語更 警惰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舊註陽子居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作楊朱。○按子居之沛。欲見老子老子先已遊秦。子居乃邀迎於路老子蓋見其有矜夸之色故以爲不可教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戸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 歇 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 請不可教之故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而汝也。舊註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于目而近傲者。傲則側媚者至。而有道者遠矣。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白顯白也。言人之自牧。雖通達高明。而常若卑辱。雖道大德至。而自視欿然。不可自是自滿。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子居

既奉老子之教。抑然自下。大改本來面目故當其往也。旅次主人。極意趨奉之。比其反也。則不見其可畏矣舊註煬炊也。按左傳煬蔽當是對竈煬衣者。○記此節見人各執已見之是非。相持而不相下者。由氣矜之未泯也。故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乃可適于大道。

蘇子瞻曰盜跖漁父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

讓王第六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麤。恐為人所竄易。○按南華諸篇皆針對小知小言而發。獨此篇歷叙高蹈廉介之行。似乏遠神。然亦畧有照射。盖儒墨楊秉惠。以胼無胈。脛無毛。為其道。為人多而自為少。與衆不適。逐物不返。則害生矣。故以高蹈自樂風之。术及逃名潜死者謂雖窮餓至死。猶逸于役役多事者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人名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幽隱也。言心有隱疾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以下是莊子贊語。無以天下為言無所用于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二子皆不肯以天下役其身。是不以天下害其生。即不以天下易其生者也。覩世俗之捨身以陷于富貴者異矣。

舜以天下讓善卷。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遯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爲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舊註。捲捲用力貌。○按后以舜謂舜。葆力。猶云用力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二子一入山一入海。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

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所用養者土地所養者人也因杖筴策同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溺于富貴而患失之則傷其身矣苦于貧賤而欲去之則累其形矣二者重失是見利而亡其身也則惑之甚矣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搜王子名逃乎丹穴爾雅南戴日爲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者也莊子以世俗多鶩榮利而忘其身故歷舉不肯天下不肯有國者而賛其能全生至末却轉出一意云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與起段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皆別有微旨而輕輕點逗有含蓄不盡之致蓋能自全其生而民物無不全其生卽內篇逍遙遊末四段及應帝王之意人第知有爲之爲而不知無爲之爲故于此處逗出見清淨之非無用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魏人見昭僖侯魏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以天下訂不渝之約如勒爲銘故曰書銘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攫取也言以一手取天下則一手廢廢一手而得天下君能取之否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言見之甚明也自

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呂氏云此于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按知輕重一贊語味不盡）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苴有子麻也）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者字衍）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呂氏春秋治當作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

下土苴冀州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舊評此數語莊子自道之辭常人說不出今見呂氏春秋不韋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眞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即察所由與其所以爲即觀所安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重當作珠哉此處大發輕重之旨作一總束有遺音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窮至于飢容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

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過謂引爲己過也。豈不命言豈必不欲自存性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舊註子陽鄭相爲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彊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

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言不可令天下人聞之。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口義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屠羊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碧虛云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比而觀之可以知愧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正也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草冠曳履杖藜而應

章校按口噆讀為殨
說文殨爛也

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依托仁義以為奸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數語道盡俗儒之陋）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剝錯也）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養志者忘口體之奉是忘形也養形者不役于勢位是忘利也致道者無為而無不為初未嘗以有心與焉是忘心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音堅）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

壽借爲疇

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魏公子名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身在江海心在魏闕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奈何言私意難勝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言當自重其生能重生則不肯殉物傷生矣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言雖知生可重未能絕去富貴之念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未能自勝則姑順而從之猶不至內傷其神若強制之而不從則神惡之矣不自勝已一傷強制之又一傷是謂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乃無壽者儔類中人矣魏牟萬乘

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傘無米粒也）顔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顔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藉陵轢也）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不羞窮阨）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

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削然反琴声。扢然奮舞貌。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此卽於我如浮雲之意。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恭伯得乎邱首。舊註共伯卽共和。邱首一作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卽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大陽。兆曰厲王爲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呂註自顏闔御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濡于人。僞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敘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爲難。猶且爲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爲易可知矣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

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務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椆水一作桐水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

俞曲園曰喜即禧說文禧禮也

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盧一作水此三子以富貴爲大辱乃至羞死則以身殉名轉非尊生之道矣特以其標傲世之逸志可以厲俗故并及之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血牲殺牲也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之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

方言賴取也

爲信揚行以說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並傍也塗塗炭也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劉槩曰聖人至于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至于內無我則爲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按內篇以無爲而天下歸爲至人則以之治天下亦行所無事而已孤嬌鳴高者猶未免有位祿之見存也豈若有天下與無天下爲天下與不爲天下俱漠然不動于中者哉然非真能尊生者不能致無功無名之治也非絕去榮利者不足以語尊生也故歷述讓王之人并及辭祿之士至于隨光夷齊之倫寧死不辱似乎尊生適以害生矣然既具此清風高節實尊生之基本也孔子論仁必先打破富貴貧賤關頭莊子論尊生亦必先有不屑天下之志

故于舍生逃讓
者猶有取焉

先伯父曰樞古作摳探也

盜跖第七

此篇舉一極惡之巨盜。與一大成之至聖設爲辯難。至聖反爲巨盜所呵。蓋透過一層以見不易之是非。猶可以强詞奪之。然則各執所見以爭是非者。更不足據矣。孰若齊物論之爲愈乎。末一段亦以明是非不定之意。說見篇末。○舊註此篇詞雄氣逸如洪河疾注不可壅遏。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跖之大罪極惡如此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

之丘請爲先生說之［聖人公善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如此］栁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冠多華飾如木枝之繁也］帶死牛之脅［以牛皮爲帶也］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

極借為亟

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天下之至是孰有如孔子者而能非之若是孔子復通曰某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某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某竊

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此段雖不像聖人之言然明是假借寓託固不必曲摹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

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

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同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二帝三王一齊罵倒橫絶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屠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

王念孫曰瘦當為瘐
瘐病也字本作瘉

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乞乞丐也）皆離（羅）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

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同鬚幾不免虎口哉舊註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年不得爲友是寓言也○按此非眞非孔子正見世之紛異說以自是者何足爲奇直須以盜跖詆孔子方是奇耳又見惠子以同異自是未必能如孔子而孔子則竟爲盜跖所非矣施獨不可非乎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子張之學未有干祿之意。苟得則求利而不斷行者也。故子張聞之曰、子欲求利、何不勉於行義乎。無行則人不信任、人不信任、則無從得利矣。故觀於名之所歸、而計及于利之所在、乃知義之果爲當行也。若使弃舍名利、而反之於心、則士之砥行、徒自苦耳。不可決然舍去于一日而不復爲乎。盖欲以利誘之、使歸于善也。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苟得以爲今世之人、惟無恥者方能致富、富則人信之者多、而名亦顯。是名利之大者、在乎無恥而致富取信矣。故觀于名之所歸、而計及于利之所在、乃知以富取信之果爲可貴也。若弃舍名利、而反之于心、則士之砥行、不且徒抱其天、而無所裨益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

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舊註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按小人所賤言桀紂所行雖小人亦賤之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擬之孔墨則自謂不足當之以其行誠爲士之所貴也○全書惟此處以孔墨並稱似錯認莊子所云儒墨二字後人疑非莊筆此亦一證也然以爲似真詆孔子則未然以跖而并孔何異桀犬吠堯豈真予犬而詆堯乎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此申行至名歸所以爲利也。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論則非之身則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此申利之所在即義

(之所歸。不必爲行以求名也。首尾猶言上下。)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五紀卽五常六位卽三綱君臣父子夫妻之位也)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子張舉倫常以爲言。則行之大端。似不可無矣。乃苟得則曰。古之聖人。固有不能無憾于人倫者。常人又何必爲行乎。且子言行。止爲名而已。我言不嫌無恥。止求利而已。夫求名求利。志趣雖殊。而要其實。則未有拘于道理。而可以得名利者也。吾明日與子質之于無約束之人)曰(以下皆無約之辭)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性本無爲。爲名爲利。則均已有爲。早自弃其無爲之)

王懷祖曰轉讀爲專

爲矣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好利者天性也小人則殉之敎行者天理也君子則從之皆不嘗爲而爲者故君子小人兩皆不可爲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不必問其曲直也彼心中有自然之天極焉得其環中以應四方則與時消息矣亦不必拘于是非也彼心中有不滯之圓机焉省悟則釋但憑我意則與道徘徊矣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矯其行而求合于義欲得名而天極已失矣爲名者非也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趨利而殉其成心欲得利而天机已弃矣爲利者亦非也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爲義爲信俱有害如此鮑子立乾干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舊註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子貢諫之遂弃其蔬而死立乾猶艸木立而枯也申子或云申屠狄抱甕之河或云申生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

所語以爲士者。此古今所傳語其推爲賢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罹其患也。以諸人皆拘于是非善惡之分。正其言。必其行不能相天極而執圓機。故自取殃患也。爲名之患如是。爲利之患更可知矣。○此段言爲名爲利。各執所見。自以爲是而不知爲利爲名皆非也。又孰可以自是哉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興猶尚也。下之爲之下也貴之尊而奉之也爲人所下之貴之者可以長生延命。安體適身。樂意快心。句意盤鬱史記多學之。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不知名利可務耶。抑力不能求耶。故爲推正不忘耶。舊註故爲推求正理爲理束縛而不能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

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天生此民。以與已生同時。居同地而獨以富爲絕俗超世。遂下之貴之。則其中無主。而心不正。凡所見爲有古今之異是非之別者。皆隨俗而化于世。舍至重至尊之天爵而爲世俗所爲之名利。已失其性命之情。謂之長生安體適意不亦疏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若虛處貧賤則怵惕。居富貴則欣歡。是昧本而狥迹也。爲爲者爲與名就利之爲。按身之安否。心之悲喜。皆不能自鏡其得失。但知爲人欲。而不知爲天理。此中無主王正。全成頑皮身心者也

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名利所在。即患害所寓矣。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無美不備。無勢不全。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不問何人。就是神使八之聖亦學他富不得勇力以爲威強富則勇者爲用。不威強而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富則

（知者爲用不明察而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富則賢者爲用不賢良而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非有分茅列爵之貴而人敬畏之如君如父此段寫富之無不利盡態極妍是貨殖傳藍本）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本不學而俱欲乃人性之自然安得謂非長生安體樂意之道耶）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智者知富之不免于患故所爲者動以百姓非爲己也無私欲者本然之度不違其度故自足而不爭不以身心溺于所爲故澹然而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惟自見不足故求之求之則無厭雖征伐四方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也惟在我者有餘故辭之辭之則視如敝屣雖禪讓與賢弃天下而不自以爲廉也）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

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爲廉爲貪其實皆由心而分非迫于在外之富貴而定也或反而自監于本無私欲之度自不以富貴上人誠計及于有餘爲患慮周于極則必反則知富貴寔吾性之害此所以寧辭而不受并非謂藉此可以致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雍揖遜則天下蒙其澤矣而非以仁天下也不以富貴害其生也善卷許由可以有天下而不居則辭讓之風高矣而非以虛崇辭讓也不以事爲害其身也若此者似無心于利寔則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自有譽矣豈有心于與名譽哉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如必持其不慕榮利之名自若其支體而絕其甘旨省約其奉養而苟延性命又何有生人之樂哉猶夫久病困憊而不死耳知和曰

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平均也凡物均平無太過乃為福太過則未有不為害者而財有餘則為害更甚可謂醒世名言。）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音現）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逸豫而忘憂勤）可謂亂矣（心志昏亂）侅（該）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一多坂字）也可謂苦矣（楊用修曰舊註飲食至咽為侅馮音憒謂憤畜之氣按馮當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貲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考字書侅非常也侅溺當是陷溺之甚特異尋常也馮氣憑恃氣燄欲盡得而私據之也非常沉溺于憑恃氣燄飽啖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之意貪得如此猶負重而行上陵坂豈不勞苦之甚乎今之營營逐逐者其心力勞瘁往往如是。）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貪財必欲快一己之心貪權必欲盡天下之有幸而安居無事則益思淫慾罔知所返如溺水然飽食煖衣體以肥澤則益加馳騖而不顧險阻如馮河然豈不甚矣其病乎）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

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爲廉爲貪其實皆由心而分非廻于在外之富貴而定也或反而自監于本無私欲之度自不以富貴上人誠計及此于有餘爲患慮周于極則必反則知富貴寔吾性之害此所以寧辭而不受并非謂藉此可以致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害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雍揖遜則天下蒙其澤矣而非以仁天下也不以富貴害其生也害卷許由可以有天下而不居則辭讓之風高矣而非以虛崇辭讓也不以事爲害其身也若此者似無心于利寔則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自有譽矣豈有心于與名譽哉。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如必持其不慕榮利之名自若其支體而絕其甘旨省約其奉養而苟延性命又何有生人之樂哉猶夫久病困憊而不死耳知和曰

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平均也凡物均平無太過乃爲福太過則未有不爲害者而財有餘則爲害更甚可謂醒世名言。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音現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逸豫而忘憂勤可謂亂矣心志昏亂侅該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一多坂字也可謂苦矣楊用修曰舊註飲食至咽爲侅馮音憒謂賷畜之氣按馮當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貲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考字書侅非常也侅溺當是陷溺之甚特異尋常也馮氣憑恃氣餘欲盡得而私據之也非常沉溺于憑恃氣餘飽飫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之意貪得如此猶負重而行上陵坂豈不勞苦之甚乎今之營營逐逐者其心力勞瘁往往如是。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貪財必欲快一己之心貪權必欲盡天下之有幸而安居無事則益思淫慾罔知所返如溺水然飽食煖衣體以肥澤則益加馳騖而不顧險阻如馮河然豈不甚矣其病乎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

章枚替曰疏正作䆫從文䆫門戶青疏窓也釋名樓謂牖戶之間有射孔樓樓然也射孔正防盜之具

可謂辱矣溺于富利故滿盈自是雖或言提其耳亦若塞耳無聞不知避忌且愈憑恃氣燄求之而不合此所謂賤丈夫也豈不自辱其身乎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積無用之財而服膺恐失憂戚焦勞充滿心胸猶多求不止可謂極其憂矣內則疑刼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刼請以威脅取以情干求者也寇盜則暴客也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舊註重樓內匝疏軒外通謂設守備也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患一日不至則求之一息不止及患至則求盡矣性竭財單貪鄙滅性性固竭矣而財亦盡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呂云斯時也欲放鷹犬于蔡上聞鶴唳于華亭詎可復得耶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大惑乎究竟名利俱歸烏有乃繚亂其意絕若其體以爭此買禍之物真惑之甚者也寫富之為害亦盡態窮形足以破無足之說此段言貧則若富則樂常理也而無足之說又屈于知和由此觀之天下豈有一

定之是非哉。劉槩曰天下無是非。是非生于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于人之性。是之德爲吉。非之德爲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于正以均忘。而紛紛于有爲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離孔跖之分。而相謂爲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恬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狥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辨勝焉。○按此論孔跖一段。能按合莊旨。當時惠施輩。一察自是者。對此固當自笑。其辯才無礙。舌本瀾翻。亦足令口談自賢者咋舌也。○又按盜跖一段。誠覺粗豪。不類南華本色。苟得無足二段。正甚精邃。又似非漆園不能爲也。讓王以下四篇。應從東坡刪去以有此等。不能割愛。故仍其舊而并錄劉說以圓之。

說劍第八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音里）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千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諸。周善為劍。太

敦治也

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粗纓無文理者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語搆難相聞之事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示虛以驕之。開利以誘之。後彼而發。乃先彼而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賁力以相校也莊

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地名）石城（在塞外）為鋒（劍尖）齊岱為鍔（劍刃）晉魏為脊（劍背）周宋為鐔（音尋劍口也）韓魏為夾（同鋏把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勃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

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聞義而愧遶饌三周不能坐食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服斃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劉槩曰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損小而恭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

見所利雖大不慕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渺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期人之同則雖夫子之聖亦屈于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同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語難者趙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者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同也上論天子下及諸侯下節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于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固不較其是非者矣若夫枉已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敎似求合矣蓋自盜跖至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拔迹而求

豈知言者哉

漁父第九

東坡謂盜[illegible]漁父二篇似眞詆排孔子然郎謂其尊孔子之至亦可盖借孔子之不目是以明是非之無定見惠子之徒以辯求勝者眞所謂大愚不靈自取桎梏也若不以孔子爲千古第一至聖則不借孔子作話柄矣苟以孔子生知安行仁至義盡乃從漁父而求所以修身守眞則可知所謂大宗師者寔超出於往聖之外爲道理上之道理即孔子亦樂得而聞之不惡其狂也如此方是高奇之極則世之挾其私見以爲高談奇論得未曾有者亦殊無新奇之可喜矣所以壓倒諸家使之靡然而返也特文較淺易不似南華本色耳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音投袂揮袂也，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

說文異分也則分亦異也

緒言餘言也有不盡之言

子路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平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且行且言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離也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音橈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

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也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

馬通伯曰頰借為浹

說文挂畫也畫引伸為謀畫

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兩容頰適不拘善否作兩樣面孔以順適逢迎之偷拔所欲竊窺意旨拔出于隱微而中之也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

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静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修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

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猶碌碌也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晩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

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顔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毋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

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蘇子瞻曰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云云若去其讓王四篇以合於列禦寇篇首固是一章也

先伯父曰諜段爲渫

列御寇第十

按此篇亦發明無爲之旨以天而不人爲宰列子驚心于先饋以有人爲則人保之非天也鄭緩自以爲有異于人不知天之報人以天也聖人安其所安古人所以天而不人也學屠龍而無所用其巧始于人而人于天也故不安其天則以兵亾見小者不知大寧矣曹商以得車炫其長則去天愈遠矣顏闔以聖人之施教尙井天布可知惟眞人之無爲乃合天也人心難知須多方以察之不天者就義易去義尤易也若淡于人爵如正考父進之而達于大命則與天隨矣竊車如探驪行險以僥倖違天者也莊子不屑文繡而一視鳶蟻并置此身于度外所以體神而合天也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道也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漿同漿謂賣漿家）（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䪢其所

孚猶於也

患〔合參〕內有實德因結于中如氷凍不解則中不能虛也外可間諜而成光采爲人所窺則外不能泯于無迹也螫猶醃釀也中不虛而外有迹則有以鎮于人必使人視之更重于貴者老者則所患由此而釀成矣盖的然而日章君子之所患也人既得而窺患不自此釀乎夫饗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列子作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萬乘之欲保其利權必更切于衆人矣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知以先饋爲驚是善于觀機者所以存于己者既有可見則人將師保奉汝也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求保者多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術本敦音頓豎也蹙之乎頤以杖拄頤而皮肉皺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擯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追及於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馬通伯曰此上見有於人者累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凡人感動悅豫。而師保奉之。由必在己自表其異也。出猶表也。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循本才或作性必且有感則搖動爾之本性。○按無謂者無有言說而潛已動搖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即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則所聞者小言耳。小言所見者小。無深識遠慮之言。適足爲養心存神之大患。故盡爲人之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循本孰誰何也。相孰不知其誰何也。盡人毒而不覺悟。猶靦面而不知其誰何。良可怪也。故曰何相孰。○按呂云孰者薰蒸而至於成。言不可謂之相成也。則孰應作熟。古字通用。○又按何相孰句兩解皆尚牽強。孰疑當作習熟。解相孰者彼此皆習熟而不察也。何則怪之之辭。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呂註爲學者日益。故勞且憂。爲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按虛字尤爲點睛有味。

鄭人緩也呻唫裘氏之地呻唫誦讀也祇三年而緩爲儒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河潤九里稍潤澤及三族。言使其爲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使其弟墨緩自爲儒而使其弟爲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助墨翟之教十年而緩自殺爭是非不勝。乃至于自殺。人之迷昧。乃至于此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闔同盍。胡何。不也通義闔胡二句諸解無味。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秋之柏已成材而結實。乃黨弟以致已死乎。十年而怨其爲儒可知矣

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此下乃莊子論斷之詞言造物之因人而施。如報之也不報以其人力之所可致而報以其人稟乎天所各足必彼之所當得故使彼得之。緩弟之爲墨固其弟之天也。而緩乃貪天以爲已功乎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造物寔使彼能墨而緩以爲已功而賤其親譬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捽飲者不知泉之出乃天也今世

馬通伯曰以上私己自是者戕生

之儒。皆賤彼貴我。自以爲有異于人者。皆緩之徒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原其所以昧迷如此者以其有知。故自是而非人也。以是之故。有德者常止于不知。以全其天也。况有道者乎。古者以有知爲遁天倍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呂註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循本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耗。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朱泙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呂註龍之爲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弃之。謂单千金。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于絕弃矣。此之天之全者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亾筆乘兵非

馬通伯曰以上言適天之刑皆安於知巧之失

戈矛之謂喜怒之戰于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恚未發兵也。呂註兵莫憯乎志鏌鎁爲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可必也。然而未嘗必之，歸之天而已。則不爲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多兵則順于兵而外求，故日行有求。若恃兵而求之不已，則眞性盡亾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合參〕苞苴所以饋遺，竿牘簡牘也，所以通書問。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俗情，則是疲敝精神，以役蹇滯粗淺之末務，而欲兼濟乎道與物，太一乎形與虛，亦妄甚矣。若是者，旣迷惑于宇宙，不免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矣。此處太一與常言太一太初不同，其句法太一與兼濟對，形虛與道物對，太一猶言極均平之，合形上形下而一之也。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循本〕甘冥即酣眠，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言至人如水之無心，所以濟道與物而一形與虛也。知在毫毛，小知也。○按大寧者與物相安于無事，不敝其精神也。

陳用光曰此識為泥檟之學者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循本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瘁消削如被馘然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循本痤亦癰類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舊註貞楨通詩云維周之楨猶云棟梁也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道法自然如鵠之不日浴而白今仲尼方且有聖知爲之累則是欲飾羽而畫也羽者天

姚惜抱曰誤當作娛言民但宜彼此相順娛誤而已矣

質自然畫者人爲之巧循從事華辭紛紛文詐以支離矯
僞之道爲精微之妙旨不循性命之情而强民以從我之
仁義是忍其性之僞以示民民雖拘于文法而從之究竟
無由知其所以然而信其果當然也若然者不能忘心而
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
其道何足以上民哉視猶示也
彼宜汝與子頤與誤而可
矣彼指仲尼汝謂哀公頤謂頤養也言彼仲尼之道若與
相宜但繼粟繼內以頤養之則雖誤糜廩祿而不至盡
誤衆民
之可矣
猶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
若休之難治也今使民盡離其性之本眞而習于後起之
僞非所以示法于一世之民也且開後世
無窮之患矣若爲後世慮不如休
之而不用用之治民寔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
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不齒凡爲治之道苟施于
人而有其迹使之執
守不忘者非天然之布化也乃習于人僞耳譬之四民商
賈有心求利逐末尚詐不得與士齒即或偶以事齒之不
過貌與周旋士之存乎神明者終不屑
與之齒也離寔學僞之治豈足爲乎
爲外刑者金與木
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刑人之體者外刑也金則有刀鋸
斧鉞木則爲棰楚桎梏刑人之心

馬通伯曰以上譏有
心爲治是亦所謂遁
天之刑者

俞曲園曰縵借爲慢
釬借爲悍

者內刑也。動則爲方寸之擾。過則爲神明之疚。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宵卽小古字通用。小人而罹外刑則難逃乎金木。罹內刑則動與過旣以自戕陰陽之氣。亦因之乘隙。而爲害。故曰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呂註唯眞人寂然無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按無爲則不動無過所以免外內之刑。治之上者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愼儇焆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捍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舊註。有外若謹愿而內實盈溢者。有內偏長而外若不肖者。有弱順儇急而能相達者。有外若堅持。而內反緩繞者。有外若和緩而內實釬急者。人之情貌。內外相反。不易測如此。故察之不可一塗。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遠則易欺。故可驗其忠。近則易狎。故可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猝然問焉而觀其知能治煩劇則有能可

而女也昭六年傳左師曰女夫也必亡此輕賤語莊子言而夫亦必有所指斥矣

章枚焯曰德有心謂偽行仁義也心有睫謂伺人而動也

知能應倉卒則有智可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急于踐約信也不忍欺心仁也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處紛雜之塲而神不擾則色之根心而生者可知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按此段詳言觀人之法見人違其天則情偽百出不可以一途測也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見春秋傳孰敢不軌言謙恭之至自循法度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循本而夫指世俗之人呂鉅驕矜貌車上儛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受豈以爵祿自驕孰協淮能如之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呂註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爲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于是內視則所謂賊也○按人之所得者有心而心若有所見是有睫也有所見而內視乎心必强心以

馬通伯曰以上觀今法也

從所見心之本體由此而失豈不敗乎。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呲音必其所不爲也循本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爲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爲我所爲者即是凶德。窮有八極達有三必二句總提下乃分疏。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循本美髯長大爲一壯麗勇敢爲一如知襄子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六府爲八以八者之所能爲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緣循偃佒央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循本緣循者順其自然偃佒者偃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困抑畏怯自處于不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申言達有三必也。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循本此七句又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唯達有生之情者能傀偉自任達于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

歸震川曰富危機

歸震川曰貴為機

者非事乎其外也○按諸解俱蒙混唯循本字字熨貼羅氏說莊實高出諸家之上故茲編引用為多。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口義驕穉矜己而孩視人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織也。蕭蘆荻也。恃織蘆為箔以自食。其子投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鍛捶碎之也驪龍黑龍也。奚微之有。言殘食無餘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矣。世之竊祿者大率類此。其亦危矣哉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子人子

馬通伯曰以上自述也
功同攻

不死不生非畏死也陷溺于富貴而死則死非不死矣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以意爲予奪則心有偏者惟無心則平而有徵譬之水焉莫動則平故可以爲準而皆平瞻彼闋者唯虛生白故可以鑒物而有徵若心有偏主則不平矣以不平者爲平則其平也非平心不虛空則不徵矣以不徵爲徵則其徵也非徵甚矣意見之不可執而有心者即已失其常心也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知有予奪亦人心之明也而有知之明不免逐物而爲所使不若如神之氣可以坐照而徵之也明之不勝神久矣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所見以人

于人。則用功于外。無望乎其人而天矣。豈不悲哉。

馬驌曰此自序也訣篇多寓言而此獨為莊語
姚惜抱曰是篇乃莊子後序其意以為道也者本末精粗一貫世之學者得其粗末耳若得其本原則粗末不能外也百家之學多矣刑名法術縱橫之類其為粗末不待言而明若墨子宋鈃彭蒙之徒退讓淡泊遠去知謀矜誇之習稍近於道故述而論其是非若夫關尹老聃其道殆與莊生合矣而微不同蓋篇首所云聖人學者儒者之所奉教是也不離乎真則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是已然猶未至極若莊生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敖倪於萬物則独所謂不離於宗謂之天

天下第十一

此莊子自序南華所由作也或以為訂莊者之所為然非莊子不能道也。自來說莊者只因看此篇不明。故于南華大旨茫然起段因方術多。而推原道術。由道術之偹說至天下亂而道術裂中四段乃歴叙方術而以南華附于老子之後。末又以方術之尤支離僻小者指其失而悲之。見方術以老子為至。而已更進焉則其餘之為方術者甚淺而小矣。語道術則已亦非其倫語方術則已實居其至。此莊子之所以自處也而其護持正法者。則寓之于不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為無可加

○按百家方術。既皆自是。則其所為者。皆各有在矣。然彼止可云方術。不可云道術也。古之所謂道術者。必不在百家之內矣。果惡在乎。曰無乎不在此其所以神明而不可測也。若問神何由而降。明何由而出。則觀于古之聖王。而可知矣。古之聖有自生也。王有自成也。唯皆原於一所以神明也。蓋一者天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王與天同體而全其

人者爾其辭義之不孫如是末又以其書瓌瑋諔詭近于辨者故併及惠施以爲彼之舛駁無與于道術若莊子之充實不可以已與辯者懸殊故世之讀者毋諱其辭而失其旨也

德合其撰神明變化皆由此而出矣豈有二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皆原於一。一者道之宗也。亦道之精也。道之眞也不離于宗是謂天人。不離于精是謂神人。不離于眞是謂至人。名不一。而原則一。皆以天之賦于人者爲宗。以人得乎天之明德爲本。以本乎天率乎性之道爲門(循本)云以天爲宗三句。總說天人神人至人也。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天人神人至人非不變化而尋之莫得其兆也。若兆于變化是謂聖人。聖人則備仁義禮樂之全積中而發外矣(循本)以仁四句說聖人也。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若夫天下之民。薰然沐其慈仁。則本天德以行王道者。是謂君子。立之以法爲人之分限。正之以名。爲人之表率。事有參考。則有驗而非虛。理有稽察。則可決而不

醕同滫竭也
郭象曰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所得悟入不同而稽之名法度數以求養民之理則固不能離棄萬物以不与民生為緣故曰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朱晦庵曰莊子于書都理會過如此數語字字有着落

疑術本云其數一二三四逐一逐一討分曉也相齒相序列也以事為常者名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主者務農桑也畜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為意者先寡煢獨使皆得所養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以上說君子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術本自古之人其備乎至此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按莊子此段稱述帝王道教精微博大分明將夫子所贊修之詩書易象春秋指數在此真見得美備之極無庸更分支派再贊一辭無如聖賢不作談說紛起竟至道術大裂所以自已亦高言放論不嫌汪洋自恣索性飲醉人以酒庶幾屢而

一察者謂天下之人多執其一偏之見以自喜也

容與頌通

歸震川曰以上先叙道術根原

思返也外閒疑其非聖及委曲而引附常經者皆莊子之所不受也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爲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循本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口鼻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工技藝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于一偏不過爲一曲之士而已○按此言後世之方術諸子百家俱包括在中皆以一察自好者所謂一曲之士也若判之以天地之美析之以萬物之理察之以古人之全則其說褊小詖淫鮮能備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者。遂使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由是天下之人。皆各挾小知。辨以求勝。嗟乎。邐流日下。後之學者。見聞愈紛。趨向愈歧。誰復反而求之六經。道術盡裂矣。觀此可知堅白同異之流。大為聖道之害。莊子著書以抑之。實有所不容已。其心如揭。則其為功聖道。亦可知矣。循本悲夫以下。皆傷歎之詞。○按此段總論其害。後文乃歷敘諸家假道術而流為方術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循本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侈奢也。不靡于萬物。不以外物為靡麗也。不暉于數度。不以禮樂數度為暉曜也。以繩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備其急務。而不為不切之事也。古之道術。固有淳樸如此者。○按每段飄然而起。排數而下。有雲垂海立之勢。墨翟宋大夫禽滑釐翟弟子聞其風而說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泰循本墨翟之徒。乃獨聞此說而喜之。于所以繩墨自矯者。則力為之而至于大過。于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益加禁止之。惟恐少遠而無不大循。凡所作為。止務儉約。皆非有可樂之事。而自命曰節用。至使人生不歌。死無服。節養生送

墨子云學以不異為宗情又好學以廣博言之也淮南稱其背周道而用夏政故曰不与先王同先王謂周先王也

王壬秋曰非毀也墨子不能無哀樂而非毀歌哭者其說不能自通也

死之用。亦在所盡省焉。舊註大循循大順也。非樂節用墨子篇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此數句總言墨氏大旨主于兼愛而以鬥爭爲非。其道親疏一致無可忿怒又好學而專治欲精之。且博辨而旁通曲証之。似乎不異于古而寔不與先王同以古之禮樂爲費廣用奢一切毀而去之。務求節用而已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古者有樂以樂生有禮以送死如此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循本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己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

俞曲園曰山當作川呂覽淮南並曰名川六百

道大觳音斛此音確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術本、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觳朴也薄也。○按生勤而死薄則其道太樸使人有憂悲而無歡愉其行非人所易爲。已非聖人中正之道況使天下薄其親如路人大反其固有之良心乃天下所不堪墨子雖獨能矯任之奈天下不堪何夫不近人情而離于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腓無胈按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橐耜盛飲食之器九聚也亦同糾按鳩者聚其流而合之如注之江是也雜者播其支而散之如疏九河是也腓足之腓腸脛肵也胈小毛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跂同屐木

先伯父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

吕覽注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

（曰屐曰蹻服事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極理之至極也）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翟之援古立法偹世之急者如此。）相里勤之弟子（相里里名勤人名）五侯之徒（五侯五等諸侯也）南方之墨者苦獲（一人）、己齒（一人）、鄧陵子（一人）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集解〕誦法墨氏。不一其人。而末流又復分門別戶。倍同背，譎詐也，乖也。觭同奇。不仵不同也。○按相訾毀異己者也。相應附和同己者也。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推爲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爲主。冀得爲後世傳道之派。然而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崇儉勤以偹急意亦未可厚非。而其行則太過）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馬通伯曰以上論墨家墨苦儉嗇之學

章校聏借爲而釋名餌而也相黏而也是古語訓而爲黏其本字則當作暱左氏傳不暱說文引作不䵒䵒黏也相親暱者本有黏合之意蓋言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將使後之學墨者自苦之極而益相進于苦而已矣亂莫大于逆物而傷性治以任衆適性爲上如墨之自苦正亂之上而治之下也然墨子實甘于自苦而不改眞天下之篤好者也彼其心方將求之而恐不得也雖枯槁其形骸不以爲疲而舍之也其口才固有大過人者謂之有道之士則非也謂之才士夫亦可以無愧也夫稱爲才士正訕笑之此方術之至易窮而難通者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不負累于世俗不緣飾以接物不苟且以待人不忌嫉以處衆惟願人人安寧樂生人我一體不獨求其有餘以此自白其心古之道術固有平易如此者宋鈃刑尹文二人皆宣王時人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故曰華山之冠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其接物也首在別之使不相侵逼宥之使不苟急命之曰心之行以墨子節

以聏合驩也

王壬秋曰置設也言其不擾人雖爲設食固辭不得乃爲此詞

宋尹志在活人故以救世之士稱之圖傲揮斥高大兒

用照之當亦是二子篇名。蓋以人弟知有躬行。而不知有心之行。故著書以語其心中寬平之容。因以心行命篇用以聏合人心之驩樂以調和海內。但欲使天下之人。皆以別宥爲主。聏煑也。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救鬭止戰所謂聏而調之也上說下教強聒不舍欲皆置之以爲主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彼雖自以爲能平物我然其爲人之心則太多而自爲之心則太少矣推其心直以先生待人而以弟子自待若曰但欲得備一人之飯足矣所恐者先生不飽若弟子則雖受飢亦不敢自爲謀而忘天下也其不忘天下之心直欲日夜而不少休若曰我豈必自求生活哉我豈敢遯跡偷安思以山林高寄反傲乎救世之士謂少介節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

馬通伯曰以上論宋尹寡欲禁攻之學

不兩與物宛轉也

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爲苛察心有容也不以身假物物之可以養人者不假以自養也設有以此爲無益于人者二子則謂其所見之明不已若也務以止戰鬬之事爲外之所行以寡淺情欲之心爲內之所存其所學之大小精粗皆盡于此而其所行者亦適至是而止言外見得聖賢學問大則參贊位育小則日用常行精則性命淵微粗則事物器數固不可以兼愛爲人盡之也而二子所知止于如是所行亦止于如是猶未免爲一曲之士也○此方術之近於兼愛而稍勝于墨者也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循本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不生兩意如作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古者時措之宜付物無心固有若此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

姚薑塢曰薄迫也鄰与磷同

輐与刓同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道無不該。而細微曲折。不能先事而辨之。如覆載之不能兼可。知物物各有可不可。可無容預設以成心矣。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循本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為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循本冷者清冷之意汰者洗滌之意冷汰於物猶言過再灑脫也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循本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畧也。若畧知則必有畧傷。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謑髁不正貌。無任不以事自任也。賢能任事者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縱脫無行縱肆脫畧不事行檢也。聖人行不踰矩者也。椎拍輐斷輐音緩亦作䡵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椎通作槌。拍搏土也。如以椎拍土。言不堅磽也。輐圓也。輐斷刓去圭角。言無廉隅也。但與物推移。不管是非。苟免當時之患。一切付之無心。不用知慮也。過而即忘不記

隧磨齒也

前後也魏大也魏然蓋疏忽大畧之意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推曳而後動緣于不得已也飄風旋羽宛轉不定磨石中之隧道亦宛轉而出其動皆非自主也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丁人無非于已無過不致取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聖賢天下惟無知之物不能建己之意用己之知動靜因人不自中理者亦不自悖理無可稱譽者亦無可毀譎故但能無知如物足矣何必務為聖賢哉○此其學已近老氏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夫彼以塊然不知為不失道在豪傑之士則笑之謂慎到所行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取怪訝耳田駢亦然亦如慎到也蓋田駢師彭蒙固以不教為教者也彭蒙之師已謂

而猶以也

馬通伯曰以上論彭蒙慎到斷滅棄知之學

古昔有道之人。不外能濟萬物。至于無是非而已。故遞傳至慎到。皆以塊然爲道也。其風。䆮然。䆮本音劃。此音洫。郭註逆風聲。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鯇斷。由慎到而溯彭蒙之師。其風䆮然而有聲。已別成一家之言。惡可更進以他說。怫是塊然無知。常反生人之情。不復會聚事物而觀其不齊之殊致。以爲行所無事。而不免于鯇斷。全無圭角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道固有因物付物。而無心者。原非與物俱塊然一物也。故其所謂道者。非道。而其所謂是者不是。○三子學本黃老。而莊子云其所謂道非道。則莊子之非宗老氏明矣。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然則三子者。皆可謂不知道者也。然亦皆嘗聞于因物付物之道。特行之稍過耳。猶愈于偏執已見。以爭辨是非者也。○此其方術。又視宋尹爲更奇。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無有者道之本也。以本爲精。則以有物爲粗。以物爲粗。則以有積爲不足。是以不滯于物。而澹然與神明居。古之道術固有虛以待物如是者。關尹老聃。關令尹喜。字公度。老聃姓李。名

耳論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
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奉一常無有爲宗是建之也。太一卽太始無爲
之初也。務極淸淨。是以之爲主也。一切虛空。不見可競。則表丁外者。但濡弱謙下而已。然物之歸根也。物不可見。而
物實不毀。故其虛也。工其所以爲實也。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在已無居虛也
形物自著靈也。惟虛故靈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忽乎若
亾寂乎若淸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若水
若鏡虛靈之體。其應若響。則虛靈之用也。若亾若淸虛靈之體。可自然而同。不可力摹而得。不爲物先。常爲物後。則
虛靈之用也。關尹之說如此。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
守其辱爲天下谷循本辱卽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卽所謂玄牝也。人皆
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常情以落後爲垢。故不取先而取後。卽受天下之垢
也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物之有所藏而實者其量亦有盡虛

王壬秋曰費拂也
笑巧即老子所謂絕巧
棄利也

馬通伯曰以上論老氏
之學

則無所藏而其量無窮。故不取實而取虛則常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巋然特出之貌。既巋然而獨有餘矣。則其行身也。從容不迫。而無左支右詘之態。故曰徐而不費無所作為也。而常覺人之巧者徒勞攘而可笑。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人皆有為以求福也。而轉以啓禍。己獨以無為而常得曲全。第曰苟免于咎可矣。不求福也。以上皆用前。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無赫赫之功深也。無紛紛之擾約也。老氏以深沉為本根。以省約為統紀。蓋曰不深則堅剛外露。不約則果銳圖功。而物之堅者必先毀。銳者必先挫。故常寬容于人。而不侵削于人。老聃之道如此。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合而觀之。諸家皆稟古之道術。各欲立異以鳴高。若高出諸家。而可謂至極者。則關尹老聃乎。夫古有天人神人至人。皆博大之極則也。若關老者倘亦古之博大真人哉。此方術之至奇也。○莊子之意以為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周公孔子。固大道之正傳。至異說爭鳴。各立異以為奇。已屬老聃唾餘。而愈出愈多。愈多愈雜。嘵嘵未已。誰反而尋其源乎。故因關老之說而更進之

謬悠迂遠也荒唐虛無也無端崖放曠也畸一端也

使知愈高愈奇。不過方外之談。庶幾飽餐霞石者復歸而求救栗。一切山菌野蔬俱在所療耳。觀此自序。具見維持正道苦心。不然直一無忌憚之尤敢于非聖之書應付祖龍久矣

芴忽一作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無形不可見也無常不可測也以爲或死或生與。則有不死不生者矣。以爲與天地並與。則有立於混闢之先者矣。以爲神明之一往不反與。則又有體物不遺。而終始無極者矣。甚哉芒忽而不可知也。舉天地萬物無不包羅于其中。而又不可確指一物以定其所歸也。古之道術有直探源于先天一氣如此者。○此莊子自叙所慕。句句皆比關老更高。關老止在自己一身上打掃乾淨。莊子則并天地萬物都一掃乾淨。實高出關老之上。觀此段可見。自史記以莊子爲專明老子之術。後人遂不復深考。豈不大失其旨乎

莊周聞其風而悅之郭註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畸見之也舊註謬悠無情實也。荒唐無域畔也。○按端端緒也。崖崖岸也。猶言無起止也。儻苟也。語

壬子秋日教倪視皇言
不与物競也

雖恣縱，而中有微旨，原非苟然。蓋以畸零寓其意，而非以畸零見其意也。自五帝三王文武周孔之道爲正道，猶井田之正區也。其餘諸家猶之乎邪曲不可井，而爲畸零之田矣。莊子汪洋恣縱，似亦畸零之說，然其言爲田之畸，而其意則在田之正，故曰不以畸見之也。○又按莊子自以其書爲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可知其詆訾先聖處，都非認眞，須得其言外之意。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諸家麗雜，不可以正論曉之。以卮言爲曼衍，如卮之日出，若不經意，而姑聽其濫觴。以重言爲眞，非認眞也，却偏借重于古人之口，一若眞有其事者。以寓言爲廣，本以己意自恣也，却寄托于他人之口，一似廣採衆論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言窮高極遠，吐弃一切。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超出萬物之上敖遊也。倪同睨。不敖倪，不與萬物同遊而相睥睨也。又不爭辨是非，以與世俗相忘。○莊子立言之大旨，與其作書之體製，此段自序已道得透顯之極。後人每就中摘一二句衍說，以爲獨得精理。何其瞽也。何其痴也。其書雖瓌瑋而連犿音潘無傷也。瓌瑋，奇特也。連犿，宛轉貌。與物相從不逆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

馬通伯曰以上自論
道術

可觀。詼詭變化也參差不齊而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胸卓十形
上道理實有所見而不自已子言其行文亦有不可遏抑之氣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
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與造物者遊全體一太極也外生死無終始所以離人入天也遊者以造
道之至極言友者以入道之方法言如內篇德充符大宗師所言是也其於本也弘大而辟
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作調適而上遂矣其所以為立言之本者無
極也無極之理宏大而開辟深閎而恣肆其于大道之宗由形下推歸形上能發揮盡致大暢其說可謂稠適而上
達矣遂猶達也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究竟莊子之意總不在語言文字之內其所以上應古聖之道化而下解
後世之迷惑者其理不竭于所言其言所自來似脫胎于黃老而實非由彼而蛻出也更有芒乎不測昧乎若迷而
未盡于言中者不過以方術紛靡亦與之為無可畦與之為無端崖達之入于無疵以人間世所云傳天殺者傳未
學耳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歷物之

陳曾則曰大一此算術所謂無窮大也小一此謂無窮小也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循本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其言不中于理逐一忖度事物之意而言之○按惠施意在一視萬物以爲大則皆至大無外謂之大一以爲小則皆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是天下之物無不可一者矣豈復有厚薄大小之分哉但自至微而積之無厚不可積即無大不可積其大至于千里可也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睨日昃可睨而視也天地山澤日之中昃物之生死皆合之爲同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若大者同而小者異而爲之同其小者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而爲之同其盡異者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瀛海之環南方最爲浩渺本無窮也而以爲天地之際可極焉今日適越亦無昔日已至之理而以爲昔者已自越來連環無玦而以爲可解自以爲能知天下之中央却只據其所處之地雖北

燕之北南越之南亦以為中央也汎愛萬物雖途人異類
不異至歳天地一體雖复遠遼絶儼同官骸此惠子之所
見所謂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者如此下文所
論則喜惠施之說演而益誕以與之相應者也惠施以此
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惠施以其說倡
而天下靡然從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
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
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
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
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必盡反故常欲於沒道理處強辭奪理于
是支離其說謂毛羽生于卵中則卵有毛雞兩足而運足
者意也則為三足郢楚都本侯國而稱王是有天下之號
犬非羊然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曰羊則犬竟為
羊耳有何不可馬胎生而胎有胞以累之如卵然是有卵

也丁子舊說以二字下有鉤似有尾之狀恐未然疑當是蝦蟇之屬乃有足無尾之蟲而蝌斗初生時後部有尾火無不熱然處冱寒則不覺其熱山本靜而空谷傳声則似有口輪以行地而或微至之極則如不蹍地或渡舟梁則竟不蹍地目能視而有所蔽則不見指與指並未有不相連而至者指各成指未有不殊絶而各出者若屬一指焉則離而不至矣若駢一指焉則合而不絶矣龜形短于蛇而以知吉凶言之則長于蛇也矩方規圓枘入于鑿皆常度也而改廢繩墨則不然矣飛鳥動則影必動而寔形之動非影之動也矢鏃至疾而有時不發之則不行發之而不審固則不至于所止之處狗犬一也而無懸蹄則狗而非犬也一黃馬一驪牛二也而黃之驪之者人也則三矣白狗不黑而白亦其色也即以白為狗之黑亦可駒以母生而既孤則即謂之未嘗有母亦可一尺之棰非長也而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右叅用循本說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如桓團公孫龍輩正辨者之徒也以强詞奪理是飾人心之巧思以申其曲說反易人之常理而不顧其安也雖能勝人之口而不足服人之心此囿于一曲之見而

馬通伯曰与讀為舉
柢即氐猶畧也

王壬秋曰黃繚蓋尉繚
方以智曰倚即奇

不能自恢者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柢一作抵，言其大抵如此也。○惠施日以其心知口辯，與天下之辯者競爲怪誕，此其根柢之病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徧本天地其壯乎，言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夸誕如此，施雖存自雄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其多方，終以爲無術，則併方術亦無矣。南方有倚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古人答問，必先辭以不知，而後述所聞。故記云：問禮答以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惠施不辭而應，是自是之甚也。不慮，輕心掉之也。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徧爲萬物說，物物而爲反常之說也。其言多而怪，專以反人之常見爲實，然務欲以勝人爲名，故不足服人，而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徧本弱于德，不足于德也；強于物，有餘于辯也。塗，路也。隩

庸也

馬通伯曰以上論惠子之學

迂曲也。言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惠施自以爲壯如天地，而不知以天地之道觀之，雖博且辨，猶一蚉一蝱之勞耳，于物何補哉。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得道之一端而充之，即以自成一道，尙可，曰以一曲之是貴，愈知大道之可貴，似是而幾矣，而非所語于惠施也。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惠施并未得道之一曲以自寧，乃散即萬物而辯之以求勝，胃不知厭，卒欲以善辯爲名而已。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駘蕩，猶放蕩也。呂註，無声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之争。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末，以與物競，奚異于窮響以声，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按莊子稱墨翟曰才士，于惠亦曰惠施之才，蓋惠施正學墨翟之自是而好辯者也。此篇以墨始，以惠終，可知南華一書，總以壯異說之多而不休也。